

本 曲 府 王 车

封神榜



太公

文王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车王府曲本

封 神 榜

中

苏寰中 郭精锐 陈伟武 校点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第七十一回 假樵夫东营诱敌

话说先锋官秦忠奉令来至前部营中，立刻差遣了千名精透的细作前去出营，暗暗往游魂关的左右两山套内私探小路，但有可通关后之径，也好禀报东伯侯，差将领兵暗过游魂前去，从后面取城。不表。也不说东伯侯依着参谋陈纪之言，每天还是在关前要战。

书中且言彻地夫人陈氏诰命，自从前日领兵在北门外葫芦峪榆林寨内埋伏下绊马铁索，五百儿郎尽在山口内两旁密林中隐藏身形，人人尽都预备下挠钩套索，所为好拿东路偷路之人。谁知一连把守了十数多天，并不见东鲁的一人到此，夫人由不得心中暗想，腹内说：“我今在此埋伏已有数十日之功，如何不见东营的动静，莫非敌人参透我在此处把守不成？耳闻东伯侯每日在关前骂阵，细想来定是敌人并不知晓北山套内有这条小路，因此并无入前来中我之计。”夫人想罢，立刻叫过两名得用的军兵。一齐在跟前往上叩头。

这两名，军卒跪在尘埃地，往上磕头叫“夫人，小人周成并李瑞，诰命的，跟前听令候示行。”彻地夫人腮含笑，叫道“李瑞共周成，今日个，我今要差你们俩，暗暗前去莫消停。必须人人尽改扮，装作樵夫打柴人，一直径出东山口，山坡之下诱敌兵。倘若是，遇见东路兵与将，前来探路问隐情，你

俩必须这般样：只说是，你等尽是此方民，山中道路尽知晓，每日打柴进山中，千万的，诓哄敌人入圈套，诱他暗过道榆林。但愿敌贼中了计，撞在我的罗网中，大略他等无逃跑，要想逃走万不能！那时节，拿住东兵与东将，你俩功劳不非轻。务必留神加仔细，千万的，不可大意与粗心。倘然若被人识破，我计无成火化冰。”二军卒，下面一齐口答应：“夫人只管放宽心，我俩怎敢不机密，此一去，大略定要把功成。”

钞录传总是剪断。李瑞、周成两个人立刻领令装扮起来，登时扮作两个打柴的模样，人人腰掖一把钢斧，肩挑扁担，辞别了夫人，一齐迈步出了密松林，立刻砍了些干柴，二人挑将起来，往葫芦峪的东山口外而来。忽听李瑞开言叫道：“周哥，咱二人所奉夫人之令，前去诓哄东兵来走榆林小道，好中诓命之计，我想这件事总得仔细小心才好。耳闻东营中能人不少，倘然一时若被他等识破形藏，你我尽有性命之忧。”周成说：“李兄，事也无妨，你我当兵十五六年，打仗冲锋，哨探军情细作，那一桩不明白？那一件不精练？俗言说的好：装龙象龙，装虎似虎。到处必须灵机应变，不要露出形迹来，何愁大事不成。”二人说话之间，登时出了榆林道口。

两个人，登时出了榆林峪，东山口外道榆林，二人一齐不怠慢，伏在那，山坡之下把柴寻，来往不住将柴砍，故意装作打柴人。且不说，周成李瑞人两个，奉令要诓东鲁兵，单言东营众细作，奉令探路进山中，游魂高关城左右，山套之中把路寻。但则见，峻岭高峰凶又险，重重叠翠怪石生，古柏苍松藤萝绕，真乃是，山套岭来岭套峰，处处只见青云长，野草奇花满山生。谁知道，旷野深山无人往，各处不见有人行，就

便却有庄与园，乡民早已影无踪，人人避兵尽逃躲，山川四野并无人。众多的，细作哨探无处问，难找偷关小路通。又搭山中多弯转，尽都是，崎岖盘陀路不平。众军连探两三日，并无寻着路可通。秦忠他，营内不住心急躁，只说探子不细心，才要动怒打细作，猛然间，一名军卒往里行。中山好汉秦忠一见众细作连探三日的工夫，并无寻出一条可通关后的小路来，由不得心中焦躁，气恼攻心，只说：“众探子无能，人人懈怠，并不细心的哨探，可儿游魂关的左右山套之内连一条小路无有，岂有此理！细想狗头们净是诓粮骗饷不肯细心的打探，应该人人处死。”言罢才要令人责打细作，猛见有一名军兵上了中军，跪倒口尊：“先锋老爷，今有往北山套内打听路径的五名探子拿住了两个樵夫前来，现在辕门候令。”秦忠闻听，由不得满心欢喜，吩咐：“快些带进来问话。”

那一名，军校答应回身转，连忙下帐往外行，登时绑进人两个，众军卒，撮拥一齐上中军。五名探子先交令，上帐跪倒把话云，齐说道：“先锋老爷细听禀：我等奉令进山中，连探三日无音信，并无探着路可通，谁知今日将山进，遇见两个打柴人，小人们，只得上前问详细，追问樵子两个人。他们尽说是黎庶，在此山，居住年久是乡民，每日常把高山进，打柴为生过光阴。因此上，山中路径尽知晓，往还小道一派通。因此我等将他获，拿住二人上绑绳，前来却把先锋见，望乞老爷细问清。”秦忠他，一闻细作这些话，坐上往下看分明，但见两个打柴汉，一人人，身受五花倒剪绑，衣衫褴褛乡民样，满面风霜山野人，但见他，惊慌不住身乱抖，跪在帐下落泪惊。好汉一见忙传令，说道是：“众多细作莫消停。”

第七十一回

秦忠一见这两个打柴的樵夫身受五花大绑，衣衫花绿，满面风霜，战战惊跪在帐前，一派的害怕之相，细睨果象山野之人。英雄看罢，由不得心中犯想，暗说：“我今奉令差人打探偷关的路径，谁知连探三日并无一条路径，幸喜今日拿住这两个樵夫，深通山中之路，细想正好追问榆关的小道。俗言说的好：要知山中路，须问打柴人。我如今何不如此这般，邀买这两个樵人，使他说出山中的道路。但有可通关后之径，那时带领人马暗越游魂，前去取城，大略一定必破高关。”英雄想罢，在坐上故意满面含嗔，手指着五名细作一声断唬。

秦忠他，安心邀买二樵汉，痴心妄想取关城，手指细作腮含怒，唬一声：“无礼的狗头众畜生，差遣你等哨山路，连探三日无信音。今日个，既然遇见二樵汉，深知山中道路通，礼该将他带营内，方显咱是仁义兵，如何将他上了绑，无礼胆大擅行凶？啰哩了，良善乡民行万恶，违误军令罪不轻！不看深山有勤苦，一定要，绑出辕门问典刑。快些松放樵夫绑，不可惊吓两个人。”众细作，一闻此言吓一跳，连忙大家不消停，上前解开二人绑，放起假扮二樵民。李瑞周成双膝跪，故意装就假吃惊，连连的，不住往上齐叩首，说话犹如愣头青：“乡民无知失回避，并不晓，老爷差人进山中，只求开恩饶革命，回家不忘重恩情。”秦忠他，闻听不由腮含笑，往下只叫“打柴人，不必害怕心惊恐，只管开怀放宽心。如今东伯兴人马，攻打游魂这座城，皆因纣王行无道，民遭涂炭落难中，兴兵原为救百姓，怎么肯，反倒前去伤害民？只因要探山中路，不知可有小路通？你们俩，何不据实对我讲？那时一定有赏封。”游魂的，两人假扮的打柴汉，一闻此言喜气生，

立刻就要说详细，眼看着，秦忠他要中那诱敌之计入牢笼。

话说先锋秦忠安心要邀买游魂关的两个假扮的樵子，指望问出山中的路径来，好去禀报东伯侯，领兵偷关，暗去攻城，皆因此在坐上往下叫道：“两个乡民，你等既是常进高山打柴为生，细想来山中的道路一定尽都知晓，但不知你俩却叫何名？山中的路径那一处可通关后？不知可能走的人马走不下人马呢？只管据实的言来，那时人人必有重赏。”言罢扭颈吩咐左右：“快些搬过酒来，先赐二人一盅。”“哦！”手下答应，立刻端过琼浆。总而言，斟了两盅，立刻叫二人吃在腹内。周成、李瑞两个军卒一见如此，由不得心中暗喜，腹内说：“惟果夫人的妙计如神，机谋甚广，如今敌人果然中了诱哄之计。待我二人何不如此言讲，好叫他不能疑心，身入牢笼之内。”两个军卒想罢，故意往上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兵主老爷，小民等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将爷如此的厚恩相待，实然感之不尽，细想也只是回家每日叩拜苍天，保佑将爷打仗阵阵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子孙代代兴隆。”

好两个，能会说话二军汉，奉命前来诱敌兵，诓哄东营兵与将，好中那，彻地夫人计牢笼，因此不住将头叩，假意口把将爷尊，“若要问，愚民二人名合姓，老爷留神在上听：小人名字叫李瑞，他的草名叫周成，我尽在此久居住，游魂关外山套中。每日个，常进高山将柴打，身作樵夫过光阴，担柴换米为活计，时常的，越岭登山作营生。因此颇通山中路，往还小道尽皆明，将爷将，若问能通关后路，就只一处可能行，西北有座葫芦峪，榆林寨内道路通，此乃是条小路径，直通关后正西门。就只是，此路崎岖难行走，有宽有窄道不平，

将爷若要过关进，倒只怕，战马难行怎过城？除此以外无别路，就是榆林小道通。”二军汉，说罢一往前后话，倒把秦忠全信真。好汉登时中了计，在坐上，带笑有语把话云。

你说，两个假的樵夫在下面说出西北山套之内有座葫芦峪榆林寨，此路能通关后，把个中了计的好汉秦忠由不得满心欢喜，在坐上带笑叫道：“李瑞、周成。”“有，小人伺候。”“既是有这条榆林小道，大略何惧他道路狭窄，崎岖不平。既然通着关后，细想就能行的下兵马，这如今既有此路，何愁不能成功，待我先去禀明我家贤侯，然后还要命你二人引路。”“是，小民遵命。”说罢又见秦忠吩咐左右：“暂且将他二人带将下去，不可擅行无礼，欺压他俩。”“哦！”三军答应，立刻将周成、李瑞带去。不表。

且说好汉秦忠连忙欠身下了大帐，迈步竟扑后营，来见东伯侯回禀。

秦忠他，只知听信樵夫话，他把二人认作真，那晓中了诱哄计，亲自来，后营要见烈性人，禀明东伯领兵将，指望前去越榆林。不多时，来至后寨军营内，正遇东伯注傲公，中军帐上同众将，方弼方相二弟兄，还有参谋名陈纪，大家言讲在中军，议论那，差人暗去探山路，不知可有小路通，今天正正有三日，并不见，先锋交令到后营。正是众人齐谈论，忽见好汉上中军，大帐前，控背弓身开言道，往上口内叫“贤公，末将奉命差细作，山中寻路细探明。”总而一言抄百语，此书并无重叙文。秦忠他，就把擒住二樵汉，追问山中道路通，离此西北葫芦峪，有一条，小道其名叫榆林，虽说此路狭又窄，却通关后正西门，大略着，可能走下兵与将，陆续而行能取城。秦忠说罢一席话，那上面，喜坏东伯烈性人。

秦忠就把拿住两个樵汉，追问山中之路，现有榆林小道能通关后的这些言词，前前后后对着东伯侯与陈纪、帐下的众将细说了一遍，又言道：“既有这条通关的小路，何不待末将领一支人马暗暗前去，越过榆林，抄至关后，立刻攻打西门，大略定破游魂。”东伯侯闻听，由不得心中大悦，才要开言讲话，忽听参谋陈纪口呼：“先锋，虽说榆林小路能通关后，何不将那两名樵夫带至后营，待我看看，便知内中的真假。”秦忠闻言，立刻令人将周成、李瑞带进后营，帐前跪倒，陈参谋坐上仔细观眇，看够多时，由不得微微冷笑。

陈参谋，坐上看罢二樵子，微微冷笑两三声，连忙吩咐众手下：“且将这二人带出帐中军。”三军答应不怠慢，立刻带出二个人。且说那，参谋坐上开言道，眼望秦忠叫“将军，据我观看二樵汉，内中一定有隐情，只恐游魂设圈套，窦融暗使计牢笼，倘若是，差遣诓敌贼奸细，假扮樵夫诱东兵，虽说榆林通关后，倒只怕，山中暗暗设伏兵，小路隐藏兵与将，安心要拿东鲁人。岂不知，总镇窦融是好汉，斗引埋伏有才能。他的妻子陈氏女，彻地夫人谋略深，用兵如神能派将，智勇双全女俊英。大略着，既有榆林这条路，焉肯大意不细心？一定山内藏兵将，设巧计，前来诱哄我东兵，将军不可心大意，休把樵夫当作真。俗言说：知己知彼方取胜，人心难测是实情。如今若依我的愚见，必须得，如此这般方可行。”

陈纪说：“先锋，千万不可听信两个樵夫之言，只恐内中有诈。常言说的不错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又道是：人心难测，真假难明。若依陈某的愚见，只可先令人跟随樵子前去，到榆林寨探一探路径，便知内中的真假，然后领兵越过小路前去取城，也

还不迟。”秦忠还未开言，忽见坐上的东伯侯带笑口呼：“先生，你言惟果不错，理当差人前去哨探哨探，方才放心。”说罢往下叫道：“列位将军，那一位愿去探探榆林小道的虚实，再去兴兵取城？”东伯侯的言犹未尽，忽听下面有人答应，口说：“末将不才，愿去探路。”言罢上了大帐，众人观看，原来是偏将柴鲁。

东伯侯，一见柴鲁上大帐，情愿探路进山中，坐上不由心大悦，叫一声：“好汉将军你是听：既愿前去探路径，千万留神要小心。榆林道，探听明白既回寨，禀报本爵假共真。”柴鲁答应说“遵令，末将晓得请放心。”说罢连忙不怠慢，腰掖加钢斧二锋，下大帐，蹿上坐骑能行马，带领樵夫两个人。不说东伯与众将，在营中，专等柴鲁回信音，就说好汉催坐骑，后跟李瑞共周成，不多时，出了东鲁大营寨，柴鲁马上不消停，急命假扮二樵汉，前边引路到山中。二人答应往前跑，心中暗喜脚不停，引领柴鲁往前走，三个人，一齐竟奔谷峪中，也是柴鲁该遭害，只知道，奉令哨路探假真，那晓中了夫人计，此去别想转回营。那两个，军卒引路跑的快，两脚如梭快如风，后跟柴鲁粗心汉，不住催马紧紧跟。不多一时来的快，抬头看见北山峰，假扮的，两个樵夫将山进，竟奔葫芦峪口中。登时来至榆林道，东山口，两个军卒往里行，后面柴鲁一催马，霎时进了道榆林。刚然的，闯进榆林东山口，坐骑荡着绊马绳，只听得，哗楞一声马栽倒，罢了柴鲁将英雄，又听咕咚大炮响，登时间，两山旁拥出些挠钩手，奔上前来不容情。

第七十二回 鲁莽将榆林被擒

话说好汉柴鲁奉令前来探路，跟随游魂关的二名假扮的樵夫，三人一齐竟奔榆林小路而来。军卒当先引路，柴鲁后面相跟，不多时，进了山口。又走了多时，至葫芦峪的东山口外，两名军卒也就不敢怠慢，一齐迈步往里所跑。且说柴鲁在马上—见两个樵夫进了山口，也就知道此必是榆林小道。英雄也不管深浅，立刻将马一催，登时进了榆林寨内。你说，刚—进了东山口，也就知道此必是凶险之地。谁知坐下的战马荡着那绊马绳，马不能前行。哗楞一声，战马往前一栽，咕通通平身栽倒，把柴鲁从鞍鞞上栽将下来，躺在尘埃。猛听得两山旁密松林中—声大炮所响，登时拥出无数的伏兵，手擎挠钩套索，乱哄哄围裹上来，一齐上前动手，先用挠钩搭住英雄，然后大家上前按住，不容分说，立刻将柴鲁绳缚了二臂，两膀牢拴，把个好汉只吓了个惊魂失色。又见众军兵拥拥推推，前去进密松林，来见彻地夫人。总因是，柴鲁有些心粗蠢，缺少智略心性浑。被获遭擒入罗网，他的那，二臂牢拴受麻绳。众军撮拥将林进，去见彻地陈夫人。且不说，柴鲁被擒身遭获，再整东营众英雄。中军山报帐上等回信，单听柴鲁探榆林，不知彼处有埋伏，樵夫之言真不真。谁知道，等候多时无音信，不见柴鲁转回营。越等不见好汉到，看看的，天交晌午几时辰。坐上急坏姜桓楚，

第七十二回

东伯侯爵暗沉吟。帐下的，众将人人心中不定，个个腹内暗吃惊。先锋秦忠也急躁，站立一旁颜色更。参谋陈纪说“不好，想必敌人设牢笼。榆林寨，小道之中有诡诈，窦融奸贼设伏兵。故意差遣二军汉，用巧计，假扮樵夫诱东营。柴鲁此去定中计，撞在敌人圈套中。如不然，此时缘何不回转，不见回音难辨清。”陈纪思想多时候，一扭颈，眼望东伯把话云。

合营众将与东伯侯、方家弟兄、大爷姜文焕、先锋秦忠、总兵高风、参谋陈纪，大家不见柴鲁回营已有多时，彼此人人心中不定，个个腹内着急。陈纪眼望东伯侯口呼：“贤公，我想那两个樵夫一定必是游魂关的奸细，设巧计前来诓哄咱营的兵将。虽然如此，怎奈不见柴鲁回营，真假难辨，令人有些放心不下。这如今贤侯及早差人领五百三军前去，到榆林寨内，若遇柴鲁身被敌兵围困，也好接应回营。如无伏兵，只管前去攻城，然后再遣人马，也好攻打游魂。”东伯侯闻听，口说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往下叫道：“那位英雄可去领兵，去到榆林寨内？”

东伯侯，坐上言词还未尽，忽听一旁有人声。高声大叫如雷，他说道：“某家二人愿出营。”言罢欠身离坐位，一齐上前控背身。东伯侯，一同帐下众战将，还有参谋各睁睛，打量来者的那个，原来方家二弟兄。耀武神威帐前立，相貌狰狞令人惊。他的那，古怪形容生横肉，巨口獠牙眼如灯。方弼乃是三只目，身高一丈六尺零。弟兄俩，一齐往上身控背，口中连把贤侯称：“我弟兄，不才情愿出营去，率领人马进山中。去到榆林小道内，若遇敌兵怎肯容。只用我俩齐奋勇，何惧窦融设伏兵。一定要，杀他个兵荒共马乱，落花流水满

地红!然后再把高关取,大略着,只在顽耍谈笑中。”东伯闻听心大悦,欠身带笑叫“将军,虽然说,二位愿去探山峪,怎敢劳动你弟兄。”二人闻听说“不敢,老贤侯,只管放心休多云。”方弼、方相一闻东伯侯之言,带笑口呼:“贤公,休要如此言讲,只从我弟兄二人与贤侯报信,兴兵前来,指望取开游魂,兵上朝歌。那晓那个奸贼窦融自从劫营中计,败进城去,至今并不敢交战,安心死守高关。贤侯的人马不能杀过此城,何日才能到的朝歌。这如今既有这条小路,待我二人领兵前去,会着了柴鲁,大家前去攻城,何惧贼人暗设伏兵!只用我俩施展威武,杀他娘的个尸横遍地,血流汪洋,取开游魂,也好兵过高关,杀上京都,拿住妖妃姐己,杀了无道的纣王,与国母皇娘大报仇冤,方趁我弟兄二人的心意。”

好二个,粗鲁无比英雄将,说话不管重与轻。一门心直共口快,真乃是,莽撞无知愣头青。东伯坐上心欢喜,暗暗称赞两个人:“惟果是,骁勇猛烈粗鲁汉,心性直耿将英雄。”带笑往下叫好汉:“二位将军仔细听;这番忠心为姜某,帮助本爵令人钦。但能够,兵过游魂将仇报,你两个恩情似山同。知恩不报非君子,久以后,定要重补你二人!此去千万加仔细,不可大意小敌人。”二愣汉,口内答应说“知道,贤侯只管放宽心。何必如此这般讲,叫我弟兄怎样禁。此去定把高关破,不杀敌贼不回营!”说罢时,二人一齐忙迈步,回身下了帐中军。一生不爱骑战马,所仗着,两条长腿惯能行。带领军卒人五百,登时出了大老营。一直的,竟扑高山葫芦峪,探子引领奔榆林。且说参谋名陈纪,眼看着,二人领兵出大

第七十二回

营去入牢笼。

且说参谋陈纪一见方弼、方相弟兄领兵前去暗探榆林，由不得有些放心不下，连忙口呼：“贤侯，我看二人虽然有些英勇，怎奈他俩心性粗鲁，只恐此去有些不好，必须还得差遣前部先锋领五百三军随后出营，防备榆林寨内的伏兵要紧。”东伯侯闻听，坐上点头，立刻又命秦忠带领三军暗暗出营，随后预备接应方家弟兄。不表。

且说方弼、方相带领五百人马离了东鲁的大营，前边有细作引路，二人当先，后跟三军，一齐竟奔北山套内葫芦峪榆林寨的小路而来。不多一时，进了北山。又走够多会，登时来至榆林道口。

方家的，两位愣爷领军校，指望前来过榆林。寻找柴鲁会一处，心想着，还要前去攻打城。不多一时来的快，进了西北山套中。来至了，葫芦峪内榆林寨，东山口外细睁睛。果见是条小路径，曲曲弯弯道不平。虽说狭窄路凶险，可以走下马能行。方弼他，一同兄弟名方相，不管好歹往里冲。腰间拔出防身剑，只恐怕，内有埋伏将与兵。一齐迈步往里闯，登时撞进道榆林。后面的，五百东兵也撒马，跟随主将往里冲。大家刚把山口进，猛听大炮响一声。又见两旁松林内，人声发喊闹哄哄。登时间，拥出无数兵与将，呐喊扬威挡东兵。且说方弼与方相，两个人，刚然闯进山口中，猛见两旁伏兵起，撞出无数众三军。二愣爷，一见不由心好恼，发乍冲冠动无明。一声怪喊惊天地，大骂“游魂众贼兵！果然此处设诡诈，暗暗埋伏用牢笼。今日个，方家弟兄齐来到，狗党想活万不能！”言罢抡起七尺剑，心想着，要杀埋伏将与

兵。谁知刚然一迈步，不防脚下绊马绳子。两个人，登时立刻站不稳，只听扑通响一声。时间二人齐栽倒，欢炸了，游魂的兵丁，齐举挠钩，乱乱哄哄就拿人。

话说方弼、方相两个愣爷带领五百东兵，来至葫芦峪榆林寨的东山山口外。二人并不管深浅，当先手持宝剑往里就闯，后面的三军随后也就催马往里冲踩。且说方弼、方相刚然进了榆林道口，猛听得一声大炮惊天，从两旁密松林中拥出无数的军兵，一个个手擎挠钩套索，乱乱纷纷，奔上前来。二位爷一见，由不得心中大怒，眉上生烟，一声怪叫：“呀！好一起无知的狗党，果然在此暗暗埋伏下贼兵。细想方才柴鲁探路，定被你等拿去。如今方某弟兄二人前来，焉肯容留你等这些贼党！若不早些闪路，只怕人人难保性命！”说罢抡开宝剑，指望上前冲踩。谁知刚然往前走了两步，脚下踩着了绊马铁索，将脚绊住，二人时下站立不稳，只听扑通通平身栽倒，仰面朝天，躺在尘埃，一时之间不能抵将起来。忽见游魂埋伏的兵丁喊了一声，从四面围裹上来，一齐乱举挠钩，大家动手。

榆林道，埋伏这些军卒等，一见绊倒两个人，大家尽都齐奋勇，一个个，呐喊连声往上拥。登时围住两大汉，乱举挠钩套索绳。上前来，先用挠钩齐拴住，连皮带骨下绝情。无数的，铁索只把脖颈套，把个方家二弟兄，登时二人难动转，总然猛烈用不中。急见游魂众军校，大家上前不容情。按住了，二人一齐尽动手，取过绳索臂膀拧。二臂牢拴捆了个紧，只恐怕，绳松复又用脚登。登时绑起二愣汉，猛见又来众东兵。一个个，眼睛方弼与方相，弟兄一齐身被擒。东兵

一见吓一跳，指望要救二个人。大家一齐往里睬，各举兵刃往上攻。那晓得，游魂三军不怠慢，人人立刻放雕翎。喇喇只往面上射，犹如那，飞蝗骤雨一般同。东兵个个齐坠马，身中乱箭丧残生。又有那，坐骑踩着绊马绳，连人带马倒在尘。五百东兵伤大半，忽然见，来了秦忠将英雄。

这五百东兵指望闯进榆林道口，要救方家弟兄，谁知游魂的三军齐放雕翎，东兵焉能敢挡，又搭着榆林道口有些狭窄，路径不平，并不能躲闪，登时人人身中乱箭，不住纷纷坠马。即便闯进山口，怎奈踩着那绊马索，挡住坐下的马蹄，霎时间连人带马一齐栽倒。东鲁的这五百人马登时伤损无数。正在受敌之间，谁知先锋秦忠奉令带领五百军兵出营，所为接应方家弟兄，只恐二人粗鲁，身入敌人的奸计，遇见埋伏的人马，因此带领东兵随后赶至北山套中葫芦峪榆林寨的东山口外。刚然来至跟前，耳内只闻山口中人声发喊，震动天地。

秦忠他，刚然来至山口外，耳内只闻战斗声。人喊马叫声音众，榆林寨，动手相争大交锋。好汉听罢吓一跳，口说惟果有伏兵。暗暗的，马上夸奖名陈纪：“参谋果然谋略通。参透樵夫有诡诈，暗隐奸计哄东营。大略柴鲁探山路，一定被获必遭擒。这如今，方家弟兄多粗鲁，遇见埋伏将与兵。虽然英勇与骁勇，倒只怕，难敌游魂许多人。”英雄想罢抬头看，打量山口自己的兵。但则见，人人一齐如麻乱，山口狭窄不能攻。纷纷不住掉战马，身中乱箭坠鞍心。前面三军尽被害，后面不敢往里攻。秦忠他，看罢连忙传将令，吩咐五百兵合将：“快些大家攻山口，人人呐喊抖威风。”一个个，东兵答应齐奋勇，指望杀进道榆林。众兵丁，乱撒征驹催坐

骑，乱箭齐发暴雨同。东兵难以往前近，一个个，人马齐都中雕翎。

秦忠的五百三军指望要闯进山口，谁知游魂的儿郎乱箭来的凶恶，前面的三军尽都死在乱箭之下，绊马索的纷纷乱倒。后面的人马不敢往前攻睬，大家都往后退。登时这五百人马又伤损无数。秦忠一见，由不得心下惊疑，暗说：“我今难以杀进榆林，少不得暂且撤回人马，回营禀报东伯侯知晓，再寻别计取关。”好汉想罢，无奈马上高声传令：“众多儿郎不必攻睬榆林，只恐枉伤人马，大家暂且回营要紧。”众兵丁一闻此言，人人欢悦，霎时间将头作尾，随着先锋离了榆林道口出山，竟扑东营而来。游魂三军一见东兵退去，也不追赶，大家牢牢把守小路。不表。

且说秦忠带领东兵，不多时来至营门以外。

总而言之，秦忠回营下坐骑，慌忙迈步上中军。见了东伯姜桓楚，还有那，参谋陈纪众英雄。就把“榆林小道内，果有埋伏将与兵。方家的，弟兄二人与柴鲁，三人尽都身被擒。末将领攻山小路，谁知敌人埋伏凶。山内埋伏绊马索，弓箭挠钩甚是凶。无奈何，撤转人马回营寨，特来禀报老贤公。”秦忠说罢一席话，登时间，吓坏东鲁虎一棚。齐说“方弼与方相，还有柴鲁将英雄，三个人，一齐入在圈套内，只怕难保命残生。果是参谋能神见，参透樵夫是敌兵。游魂关中用巧计，诓哄东营中牢笼。细想来，榆林小道既把守，要破高关万不能。”正是众将齐谈论，忽然见，坐上的东伯动无明。手指营外高声骂：“万恶窦融设牢笼。拿去了，方弼方相骁勇的汉，还有柴鲁将英雄。实然欺心轻视我，我姜某，领兵去闯道榆林。”